

正午故事

Vol.1
DECEMBER
2015

1

我穿墙过去

Ich ging durch
die Wand

正午的话 - 何伟: 通往写作的路径

叶三: 裸体朋克

飞: 上海小风月

冯远征: 我穿墙过去

访谈 - 项飏: 中国人像蜂鸟, 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今天的世界, 是同一个故事的万千版本
挣扎与成功, 财富与梦想

我们试图抵御这种单一
复活那些被遗忘和抹灭的故事
赋予普通人尊严, 留下变幻中国的痕迹

正午:
坚持原创的非虚构平台

阿 乙 | 推
冯 唐 | 荐
罗永浩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午故事
NoonStory

Vol.1
DECEMBER 2015

1

NOONSTORY
正午故事

我穿墙过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故事 001：我穿墙过去 / 正午故事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495-7207-6

I. ①正… II. ①正…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910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1168mm×850mm 1/32

印张：8.875 字数：130千字 图片：16幅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个执拗的低音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

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正午》 郭玉洁

《正午》团队

谢丁：

《正午》负责人。记者十年，减肥十年，都未成功。

郭玉洁：

《正午》编辑。关注社会变革，喜欢人的故事，现实主义的信徒。

叶三：

《正午》编辑。喜欢猫、食物和好艺术的虚无主义者。

朱墨：

《正午》视觉编辑。靠谱的文艺王。

陈晓舒：

记者八年，曾就职于《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杂志。爱好是“宅”和“出门玩”，分裂的天秤座。

王琛：

1988年生于山东。2012年在广州开始做记者，写稿越来越慢。曾居上海、深圳、广州，现居北京常营。初入《正午》时，误以为自己是一名作家。

李纯：

毕业于盛产美女和非直男的五角场文秘技术学院，学了6年新闻，有种被坑惨的后知后觉。曾供职于《南都周刊》，现在是《正午》记者。相信人们听故事的渴望和人类一样古老。

黄昕宇：

《正午》记者。特别害怕认识停滞，因此寄望于写作，希望它能带自己走得更远。

本期其他作者

袁凌：

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资深媒体人，曾在《新京报》、《财经》杂志、新浪网等工作，现任《凤凰周刊》主笔。出版非虚构作品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在唐诗中穿行》，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

张莹莹：

居北京，写字为生。为人之愿就是坐在观众席前排，看看舞台边缘人的动作与表情，如遇怅惘，或可会心。至于舞台中间的那些锣鼓，听听就行。

游莉：

摄影师，工作生活在中国沈阳。

杨语：

即将毕业的新闻系大学生；非虚构文学和近代史爱好者；巴赫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崇拜者；神话传说、武侠、史诗等所有荡气回肠的故事的爱好者；身体力行的美食爱好者。

目录

写给《正午》的话	通往写作的路径	003
特写	裸体朋克	013
	最后的文学青年	032
	两个乌托邦人	049
	阴阳人	065
随笔	老师阿明	083
	上海小风月	098
	扑通扑通	112
视觉	平行故事	127
个人史	冯远征	149

访谈	项飏	169
	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何伟	191
	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	
故事	诗人出差	219
	嗜酒者	243

给《正午》的话

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

——保罗·索鲁

通往写作的路径

文 _ 何伟 (Peter Hessler) 译 _ 黄昕宇

—

1991 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读大三时，选修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程，老师是约翰·麦克菲 (John McPhee)。那时，我读的是英语文学，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因此也上了一些虚构写作的课程。在那之前，我对非虚构没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在校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关于写作，我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人物性格、幽默感、营造场景氛围——在传统的新闻范畴里似乎没有位置。但约翰·麦克菲很有名，他在《纽约客》写过许多题材各异的文章，从环保主义、体育到地质地理，都有涉猎。他几乎每年都出一本新书。而他在普林斯顿开设的这门课程，口碑非常好，对年轻作家很有影响力，因此我报了名。

这堂课限定人数十六个，每周交一篇习作，麦克菲会亲自批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批改的作业。他用铅笔批注，左手书写，字迹很密；他把不合适的字眼划掉，

把需要重新组织的段落勾画出来。他还在空白处写下长长的评语。他从不打分——不同于普林斯顿的绝大多数课程，他的课是没有成绩的。但如果你已得到了麦克菲的关注，这些就无所谓了。常常是交上一页三十四行的稿子，一周后发回来，有二十行都被画上批注。有一次，我写了350个字，其中80个字被标注出来，空白处还多了另外90个字评语。

这些评语也和其他老师所说的截然不同。“这里头可织不出锦绣来（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句子旁边，麦克菲写道。另有一次，我用形容词和从句堆砌了一段话，他写道：“把嘴里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在一篇人物特写中，我在两句话里四次使用了主角的名字，麦克菲写：“听听，这人的名字响得跟马蹄声一样。变一下，多用代词。”他有时候无比直接。有一句评论是：“这类东西啰唆得令人抓狂。”另一句很简单：“拙劣的小聪明。”有时他只在空白处写一个大写的单词，还加上了下划线：“《新闻周刊》。”

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新闻周刊》是好，还是不好？毕竟我父母也订阅这份杂志。于是在两周一次的师生单独见面时，我问他：“‘《新闻周刊》’的意思是，那是个好句子，还是个坏句子？”他很明确地说——不好，“《新闻周刊》”不是出色语句的标志。在麦克菲的世界里，传统的新闻写作是应该避免的，而非去效仿。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受到表扬，他会在我作业的某些语句边上写道“没错”，或“啊哈”，或者“一个闪光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找出自己的薄弱之处，并试着改善。我一直有重复词汇和短语

的倾向，但此前从没有老师留意到这点。在某一份习作的末尾，麦克菲写道：“你必须注意你的段落写作，去掉不必要的重复，让叙述更紧凑。你要仔细审读你的作品，检查出那些散落在各页中的重复。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

在那课堂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真的是一门手艺。我们总习惯把优秀的写作当成一种天赋，有时人们会说，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事实上，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很糟，都曾写出充满缺点和恼人瑕疵的平庸文字。他最终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找到了让自己进步的方法。麦克菲的课程结束后，他的话一直伴随着我：“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依赖自己；我不能指望编辑或其他人来帮我改进自己的作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菲的评论促使我在写作时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因为这能帮助我避免重复。这也使我得以倾听行文的节奏：当我听到自己正在写的文字时，我对一个句子如何与下一个句子相互作用、一个段落如何受到前后部分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大声朗读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我写作时，我时不时地朗读出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正因如此，我只能在房门紧闭的屋子里独自工作。我无法在咖啡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写作，否则会打扰别人。）

更重要的是，约翰·麦克菲的课教会我以职业的态度和方式动笔——写作不再是一项学业练习，而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谋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还体会到，非虚构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和写小说一样迷人而有趣。当麦克菲的课程结束时，我依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的某些兴趣点已经开始转移了。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一些非虚构的

文章，并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赚来的稿费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销。在我加入“和平队”到中国之前，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其他五六家报刊发表过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识到，我的未来可能在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写虚构类作品是在涪陵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我写了个短故事，并把背景设置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篇足够像样的作品。但一写完，我就意识到：我何必身处涪陵，却编造关于密苏里的故事呢？中国的现实比我虚构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后，我的路径已定——我决定专注于非虚构写作。

二

给年轻写作者提出建议，从来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长途径各不相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领域；这不像学医的，进入医学院是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作为一个美国人，给中国的年轻写作者提建议就更难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个学习中的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成长路径。当我谈起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时，我自然清楚，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写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重点在于，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学里有机会跟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学习，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编辑，仔细听听他们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你认识的作家聊聊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老师，那就从你所读到的一流文章中学习。这也是我写作教育中另一个关键的部分——我经常购买那些我欣赏的作家们的作品集，研

究他们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结构的，他们又如何把握叙述的声音、腔调和节奏。约翰·麦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选集（*The John McPhee Reader* 也许是其中最有用的），琼·迪迪恩（Joan Didion）的随笔集也很出色（*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 The White Album*）。我还会推荐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和苏珊·奥尔琳（Susan Orlean）的作品集。

虽然每个写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径，但也有一些经验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长期通常很长。年轻时，你很难认识到这点，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领域需要持之以恒。总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几岁就已是成熟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杜鲁门·卡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但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得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开始甚至经历过许多失败和否定。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才会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约翰·麦克菲为了给《纽约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却不断遭拒，直到他31岁那年。在34岁之前，他没有出过一本书。他跟我说过，这不是编辑或出版社看错了，而是他那时确实还不够好。“别用颠倒的望远镜来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他曾告诉我。这是常犯的错误——人们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这条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挫败。

因此，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持之以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必须具备极强的韧性。他不能因为失败而过于受挫。我去普

林斯顿大学读书，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一流的写作课程，但我申请虚构写作概论课时，连续三个学期都遭到拒绝。大多数有希望的写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请时就被接受了；一个严肃对待写作这门艺术的人，连续三次都被拒之门外是很不寻常的。我没有很强的高中背景，并且，我的作品确实不够优秀。幸运的是，我那时很坚持——我一直申请，直到最终被接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当我离开校园给各种杂志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时，我依然保持着耐心。我从不期待这条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获得适当的成功和不多的钱。

不过，我确实期待写作之路能带我远离家门。当我还是个大大学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素材，以发展成为一个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来自密苏里州，深处美国中部、没什么人关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年纪还轻。我的人生还没什么意思。有时我会很沮丧；一些同班同学的经历似乎比我有意思、传奇得多。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无法改变编辑和读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无法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体验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认识各种人；我可以变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后，这给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愿意置身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那些看起来陌生古怪，甚至有点可怕的地方，我却毫不担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适。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渴望变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他们从不向我施压，不逼